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大風出版社

No. 2023~1

2023年1月12日

編者按：今天是傑克·倫敦147歲生日，他是美國無產階級文學之父，我們熟悉、喜愛《海狼》、《雪虎》、《深淵裡的人們》、《階級戰爭》、《革命》、《鐵蹄》等等激動人心。“他積累起來全國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小冊子、報告、雜誌和報紙，可說是全美國最全的，”莊嚴預言2000年資本主義社會垮臺。¹這篇小說和《中國佬》以及其他涉及中國海外華人題材的《白與黃》、《黃絲帕》、《陳阿春》、《阿金的眼淚》等，中文鮮為人知，外語廣為人知，彰顯西方“白左”政治正確對中國人的強烈偏見。激進“白右”說的就更邪乎了。文化隔閡產生誤解不奇怪。值得嚴肅對待的是，增進交流到今天，向錢看得先富起來財大氣粗，滿世界旅遊、經商、投資、移民，什麼都不信到跑車炫富愛國遊行，是否增進了中西文化糟粕“誤解”之深層？

¹ “阿納托爾·弗朗斯稱傑克為美國的馬克思，…就如在《海狼》與《亞當之前》的寫作受他宗師斯賓塞、達爾文、赫胥黎的恩惠一樣，如今寫作《鐵蹄》是受他的宗師馬克思的恩惠，為普及馬克思的教導，把社會主義與革命用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便於大眾接受。”（編者黑體加重；歐文·斯通：《傑克·倫敦傳》244、201、206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

中國的、印度的和埃及的古代文化，永遠都是稀世珍品；瞭解它們，通過它們瞭解世界，是一件大好事；但在我們的道德和詩歌方面的培育上，從它們那裡卻得不到很多教益。²

前所未有的入侵

傑克·倫敦³

世界和中國之間的麻煩，在 1976 年達到頂峰。因此，慶祝美國自由第二個百週年的活動被延期。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其他計劃也出於同樣的原因被取消、改變或者推遲了。世界冷不丁醒來，發現了這個 70 年來未被察覺的危險，但事態已經不可控制地向著它必然的趨勢發展。

實際上，1904 年的變局已經揭開了這一巨變的大幕，並在 70 年以後，給整個世界帶來了恐慌。1904 年當日俄戰爭發生的時候，歷史學家曾嚴肅地指出，這一事件標誌著日本正式進入國際大家庭。實質上，它其實標誌著中國的覺醒。人們曾經期待過這種覺醒。西方國家曾試圖喚起中國，但最後失敗了。出於他們天生的樂觀驕傲和種族自我中心主義，他們因此得出結論，這任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中國永遠不會醒來。

但他們忽略了一點：他們和中國之間沒有共同的心理內核。他們的

² 歌德：《維廉·麥斯特的漫遊時代》488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8。

³ 1910 年傑克·倫敦在文學政治雜誌 *McClure's* 上發表了短篇小說〈前所未有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後收錄於 1914 年出版的小說集《強者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梁曉對照英文原文修繕了網上的中譯本。

思維過程是根本不同的。甚至沒有任何共同的詞彙。西方人的頭腦試圖進入中國人的心靈，但還沒有進入多遠，就發現一條深不可測的迷宮。而中國人的心靈同樣進入西方的頭腦很短的距離，就碰上了一堵不可逾越難以理解的牆壁。本質上這是因為語言的障礙，而導致沒有任何辦法將西方的思想傳遞到中國人的心靈中去。中國人仍然是沉睡著的。西方的物質成就和進展對中國人完全是一本合攏的書，西方人也打不開中國的書。在以英語為母語的民族的胸腔深處，有一種吼出撒克遜語言的能力；而中國人的內心深處是說出自己的象形文字的能力；但中國人的心靈卻吼不出撒克遜語；而講英語的心靈也難以理解象形文字。他們心靈的質地是這樣的完全不同。使得這兩個民族精神上的差異猶如外星人一般。所以西方的物質成就和進步，並沒有給沉睡的中國留下任何印痕。

直到日本在 1904 年對俄羅斯取得了勝利。日本民族從此成為了東亞民族中的異類和榜樣。日本以一種奇異的方式接受了所有西方的知識。日本迅速吸收西方的思想，並消化它們，並幹練地將其應用於實踐，於是她突然迸發，全副武裝，成為了世界權力的一極。沒有辦法解釋這種日本特有的對西方外來文化的開放性。正如我們也沒法解釋在動物王國中的任何生物的突然運動一般。

在決定性地擊敗了俄羅斯帝國之後，日本立即著手實施自己的帝國夢想。韓國成為了她的一個糧倉和殖民地；利用條約特權和老奸巨猾的外交使她得到了滿洲的壟斷權。但日本並不滿足。她轉身向後看，她的眼睛盯住了躺在那裡的幅員遼闊的，並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工業文明的支柱——鐵和煤炭儲備的中國。除了天然資源外，決定工業發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勞動力。而在該領土上有著四億人口，佔地球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此外，中國人不僅是優秀的工人，而且他們的宿命哲學（或宗教）和他們頑固的神經特點使他們在合適的管理之下可以成為極好的士兵。

不用說，日本準備進行管理。

但最妙的一點是，從日本的角度來看，中國是他們的親族。對西方來說，漢字是個令人費解的謎，對日本人來說卻並非如此。日本能夠理解西方人永遠無法學會或希望瞭解的內容。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心理過程是相同的。日本人與中國人一樣具有相同的思想符號，有同樣的細微之處。日本人看中國人的心靈時可以輕鬆越過我們猶豫不理解的障礙。也可以在我們無法感知的轉折點轉折，翻越周圍的障礙物，並達到我們無法進入的中國人的心靈深處。他們是兄弟。不久前，一方就借用了對方的書面語言，以及在這無數代之前，他們從共同的蒙古人種之根分開。雖然曾有被不同的環境條件帶來的改變和其他血液的輸注，但在其生命的底部，是一個共同的遺產，一種時間沒有抹煞的交織在一起的共同之處。

於是日本開始了她佔領中國的計劃。在與俄羅斯的戰爭之後不久，她的代理人湧進了中國帝國。她的工程師和間諜在邊境一千英里外艱苦工作，穿著像苦力，打著流動客商或是傳教僧人的幌子；記下每個瀑布的馬力，建工廠的可能地點，高山和關隘的高度，戰略優勢和弱點，山谷中的農場積累的財富，一個地區公牛的數量或可以強制徵集的勞動力人數。從未有過這樣大規模的普查，因為可能已沒有其他人比日本人更頑強，更耐心，更愛國。

但在很短的時間內秘密行動就被棄置了。日本的人員開始重新訓練中國軍隊，她的訓練官將中世紀的士兵變成了 20 世紀的戰士，習慣了所有現代戰爭的機械並獲得了高於任何西方國家的士兵平均水平的槍法。日本工程師深化和拓寬了中國複雜的運河系統，建立工廠和鑄造廠，用電報和電話將整個帝國聯繫起來，開創了鐵路建設的時代。正是這些機器文明的領導者，發現了淳山的巨大石油礦藏、旺星的鐵礦山、欽奇

的銅礦脈，並開採了渥威的天然氣井，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天然氣寶庫。

在中國的朝廷有不少日本的使者。日本政治家們在中國政治家耳邊竊竊私語。日本人重建了帝國的政治。他們驅逐了中國的傳統學者，並斥之為反動暴力分子，而任用了要求進步革新的官員。並在每個鄉鎮和城市開始發行帝國報紙。當然，日本的編輯按照直接從東京來的政策負責這些報紙的導向。正是這些文字教育了廣大的人口並使其進步。

中國最後終於清醒了。西方在這一點上失敗了，而日本卻成功了。她已經將對西方文化和成就的理解傳遞給了中國。日本自己突然驚醒時就已經震驚了世界。但日本當時只有四千萬人口。中國的覺醒，與她的四億人口和世界科技的進步加在一起，就更為驚人。她成為了國家中的巨人，在國際事務中開始聽到她的尚不明朗的聲音。日本慫恿著她，驕傲的西方人民懷著崇敬的心情傾聽。

中國在迅速和明顯地上昇著，可能僅僅因為她的高質量的勞動者。中國人是完美的工人，而且一直如此。在純粹的工作能力上，世界上沒有工人能與他相提並論。工作於中國人就像呼吸那麼自然。工作對於中國人的意義，就像到遠方遊歷和戰鬥以及精神上的冒險對於其他民族一樣。對中國人來說，自由就集中體現在獲得勞作的手段和工具上。辛苦的耕作和沒完沒了的勞動是他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權力。而中國的覺醒不僅給了其龐大的人口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勞作手段，而且是最高級、最科學的機械勞作手段。

中國返老還童了！這時的中國離完全失控只有一步。她發現了自己新的自豪感和意願。在日本的指導下，她開始自作出新的主張，但並沒持續很久。在日本的建議下，她一開始已驅逐了所有的西方傳教士、工程師、訓練官、商人、教師。她現在開始驅逐來自日本的代表。後者被中國政治家接見，獲得榮譽和勳章之後被送回日本。西方驚醒了日本，

日本也補償了西方，但日本卻沒有被中國補償。中國感謝她的好心的援助，並把她的背包和行李甩到了門外。西方國家笑了。日本曾經的夢幻已經化為泡影，她大大地生氣，中國嘲弄了她。於是武士刀拔了出來，日本貿然發動戰爭。這場戰爭發生在 1922 年，滿洲、韓國和臺灣在七個月的血腥後離日本而去，日本再次回擊，結果卻是徹底破產，並只好龜縮在她的狹小、擁擠的島嶼。日本從此退出世界舞臺。此後，她致力於藝術，她的任務變成了向世界展示她創造的奇異和美麗的世界。

與預期相反，中國並沒有被證明是個好戰國家。她並沒有拿破崙一般的夢想，而只是積極投身於和平的藝術。在世界惶惶不安之後，他們終於發現，中國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戰爭，而是商業。雖然，後來還會知道這並非中國真正的危險之處。中國繼續開始享受她的機器文明。中國並沒有建立一個龐大的常備軍，她建立一個非常出色高效的民兵組織。她的海軍是如此之小，並成為世界的笑柄，她也沒有試圖加強她的海軍。世界的通商口岸也從未有中國的戰艦訪問過。

真正的危險在於中國的繁殖力，於 1970 年開始，第一次有人提出預警。一段時間以來，毗鄰中國的所有領土已經開始抱怨中國移民；但現在世界突然意識到中國已有五億人口。因為她的覺醒，中國人口又增加了一億。博徹特公爵呼籲關注中國人的數量已經超過白人的事實。他做了一個簡單的加法。他把美國、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南非、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地利、俄羅斯歐洲部分，以及所有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人口相加。結果是四億九千五百萬。比中國人口少了五百萬之多。博徹特的數據傳到了整個世界，全世界都顫抖了。

許多世紀以來，中國的人口一直不變。她的領土與人口已經飽和；這是說，她的領土，與原始的生產方法，已經支撐了人口的最上限。但是，憑著她醒來時開始實施的機器文明，她的生產力已大大增加。因此，

在同一地區，她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出生率開始上昇，死亡率下降。在此之前，當人口過多生活資料過少時，過剩的人口會被饑荒掃除。但現在，由於機器文明，中國人的生存手段已經大大增加，再沒有饑荒，她的人口持續地增加。

在這段過渡和發展力量的時間裡，中國並沒有表現出征服世界的打算。中國不是一個帝國主義的種族。而是勤勞，節儉，愛好和平的。戰爭被中國人看成一個不愉快的，但有時必須執行必要的任務。而西方種族卻在不停地爭吵和戰鬥，在整個世界冒險，中國則完全冷靜下來，在她的機器上工作和成長。現在，中國開始派出大量移民，在所有的邊境上，中國移民以一種可怕的冰川一般的緩慢而堅定的勢頭蔓延到鄰近的領土。

繼博徹特的數字提出報警後，法國在被長期威脅後，於 1970 年作了一個決定。那時法屬印度支那已完全被中國移民佔領。法國人要求停止。卻無法阻擋來自中國的人流。法國在她不幸的殖民地和中國之間的邊界集結了十萬部隊，中國派出了一百萬民兵戰士。後面跟著戰士的妻子、兒女和親屬，以及他們的家庭行李，組成第二集團軍。於是法國部隊像一隻蒼蠅一樣被拍死了。然後中國民兵戰士與他們的家人一起，共計超過五百萬人，冷靜地在法屬印度支那落戶並計劃停留個幾千年。

法國憤怒了。她派出一艘又一艘艦隊開往中國沿海，並為此幾乎傾家蕩產。中國沒有海軍。她撤回到內陸並拒絕回應。對於法國艦隊封鎖她的海岸並轟炸暴露的城鎮和村莊。中國並不介意。她對這個世界無所要求，也不在乎他們。平靜地撤離法國槍炮的範圍後，中國繼續工作。法國哭了，絞著她的無能的雙手，呼籲其他驚呆了的國家支援。隨後，她派遣一支隊伍大膽地深入中國，計劃到北京興師問罪。這支隊伍由 25 萬強大的戰士組成，是法國之花。這支隊伍的登陸和進入內地都沒

有遭受任何抵抗。但這是它最後一次露面。在第二天這支隊伍就失去了聯絡。沒有一個倖存者回來告訴人們發生了什麼事。它已被中國的血盆大口吞噬，這是人們知道的所有消息。

在隨後的五年中，中國在所有的邊境的方向，快速地擴張。暹羅成為了帝國的一部分，並且緬甸、馬來半島也被侵佔，而沿西伯利亞南部邊界，俄羅斯被中國人一步步推進。這個入侵的過程很簡單。首先出現中國移民（或者更確切地說，中國人已經在那裡，不知不覺地居留和擴張長達數年）。接下來是武裝衝突，一支龐大的民兵部隊掃蕩了所有的反抗力量，後面跟著他們的家人和家庭行李。最後作為殖民者在征服的領土安定下來。從未有這麼奇怪和有效的方法可以征服世界。

中國人進入尼泊爾和不丹，以及整個印度北部邊界。西至布哈拉，甚至南部和西部的阿富汗，都被吞噬。波斯、突厥斯坦和整個中亞都感受到這種洪水一般的壓力。正是在這個時候，博徹特修改他的數字。他已經錯了。中國的人口肯定有七億、八億，沒人知道有多少億，但無論如何，很快就要十個億了。博徹特宣佈世界上的每一個白皮膚的人類後面都有兩個中國人與之對應，於是世界顛抖了。中國的增長應該已經開始很久了，可能始於 1904 年。有人記得自該日起，中國再沒有發生一次饑荒。按每年增加五百萬的速度計算，在 70 多年時間裡總人口會增加 3.5 億。但誰知道？實際上可能有更多的人口。誰能對這個陌生的 20 世紀的新威脅有所瞭解呢？——中國，古老中國，青春煥發，碩果纍纍，而且咄咄逼人！

1975 年全世界在費城舉行了大會。所有的西方國家，以及東方的幾個國家，派代表出席了會議。沒有達成任何結論。有國家建議獎勵生育提高出生率，但被算術家嘲笑著指出，在這一方面已經沒有任何國家能超過中國。沒有人能提出應對中國的可行的辦法。用國際聯合力量譴

責和威脅中國，是這次費城會議和國際力量唯一做到的事情，中國笑了。李唐福，皇座背後的力量，屈尊回復。

“中國為什麼要為國際大家庭的和諧負責？”李唐福說。“我們是最古老的、光榮的、高貴的種族。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天命要完成。抱歉我們的天命與你們不同，這一點令你們感到不快，但是換成你們會怎麼做？你們曾經也饒舌過什麼高人一等的種族啦，全地球是你們的財產啦，對此我們只能說，還得走著瞧。你們侵入不了我們。你們的海軍無足輕重。不要大喊大叫。我們知道我們的海軍規模是很小的。我們的海軍僅有治安的用途。我們不在乎海洋。我們的優勢在於我們的人口，將很快達到十個億。多虧了你們，我們配備了所有現代戰爭的機械裝備。把你們的海軍送過來啊。我們不會注意到他們的。你們也可以向內地討伐，但要記住法國的前車之鑒。你們可以駐紮 50 萬士兵在我們的海岸，這將消耗掉你們大量的資源。而我們億萬人會將他們一口吞下。發兵一百萬，發兵五百萬，我們會一樣吞下他們。哈哈！滅掉你們的部隊簡直不足一提，小菜一碟。正如你們威脅的那樣，殲滅我們遣送到你美國海岸那一千萬苦力吧，—— 這數量還不到我們每年人口增長的一半呢。”

李唐福如是說。世界不知所措，無助，害怕。他說出了真相。沒有辦法打擊中國的驚人的出生率。如果她的人口為十億，並在 25 年內一年增加兩千萬，最後將是 15 億，等於 1904 年的世界總人口。而且，沒有辦法阻止這種恐怖的如滔天洪水般的人口過度繁衍和蔓延。戰爭對此是徒勞的。中國嘲笑著打算封鎖她海岸線的計劃。她歡迎入侵。在她寬敞的肚子裡容得下集全世界之力派出來的隊伍。在此期間，她的黃色人種的洪流會席捲整個亞洲。中國笑了，並通過他們的雜誌閱讀學習心神不定的西方學者貢獻的專著。

但有一個學者中國人未能注意到，這就是雅克布斯·蘭寧道爾。實

實際上他被稱為一個學者也是很勉強的。雅克布斯·蘭寧道爾是一個科學家，而且在那個時候，也還只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在紐約市衛生局實驗室工作的科學家。雅克布斯·蘭寧道爾的頭腦和其他人區別不大，但在這頭腦中，逐漸形成了一種想法。此外，他的智慧足以使他為這個主意保密。他沒有為雜誌寫任何的文章。相反，他專門為此休了假。1975年9月19日，他於傍晚抵達華盛頓，接著直奔白宮，一次與總統的密談已經被安排好。他與總統莫耶密談了三個小時。密談的內容直到很久以後才被世界各地所瞭解，而當時世界上還沒有人對雅克布斯·蘭寧道爾感興趣。第二天，總統召見他的內閣。雅克布斯·蘭寧道爾出席了會議。會議內容完全保密。但是，當天下午，國務卿魯弗斯·考德里離開華盛頓，並在第二天早上坐船前往英國。之後這個秘密開始傳播開來，但只限於政府首腦之間。在一個國家只有不到六個人被信任並告知這個想法。這個秘密傳開後，所有造船廠、兵工廠和海軍船塢都迅速活躍起來。法國和奧地利的人們開始懷疑，但他們的政府是如此真誠地呼籲建立信任，所以正在進行的未知項目得到了默許。

這是偉大的休戰時間。所有國家都莊嚴承諾自己不與任何其他國家打仗。俄羅斯、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希臘和土耳其的軍隊開始逐步動員，第一波行動開始。力量集結後開始向東移動。所有通往亞洲的鐵路都塞滿了部隊的列車。中國是目標，這是眾所周知的。不久，龐大的海上行動開始。來自各個國家的軍艦遠征而出。艦隊一個接一個，全部駛向中國沿海。各國清空了他們的海軍碼頭。他們派出了緝私快艇、通訊船和燈塔養護艇，還派出了老舊的巡洋艦和戰列艦。同時他們開始招募商船加入。據統計，共有 58,640 艘商船，配備探照燈和速射火炮，由各國派往中國。

中國在微笑地等待著。在她的陸地一側，沿著她的國界，駐紮了數

百萬的歐洲戰士。她動員了五倍於此的民兵等待入侵。在她的海岸線也同樣如此準備了。但中國突然感到困惑。因為這支龐大的隊伍並沒有開始入侵。她無法理解這一現象。廣大的西伯利亞邊境一切都歸於平靜。她的海岸城鎮和村莊甚至沒有遭到炮轟。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如此強大的戰爭艦隊集結。世界上所有的船隊，百萬噸的戰艦聚集在她的海岸線上，卻什麼都沒有發生。沒有任何嘗試。他們想使她離開她的地盤嗎？中國笑了。他們以為能夠累死她，或餓死她嗎？中國又笑了。

但是，1976年5月1日，如果有讀者當時身處擁有一千一百萬人口的帝都北京，他將目睹一個奇怪的景象。他看到街上擠滿了噁噁喳喳的黃種人，每個排在一起的頭都向後仰，每一雙吊梢眼都轉向天空。在藍色的天空中，他會看見一個黑色的小點，小點越變越大，可以確定是艘飛艇。這個飛艇盤旋在城市上空來回飛行，降下奇特而無害的“導彈”：易碎的玻璃試管，在街道和房子的頂部粉碎成數以千計的碎片。但是，這些玻璃試管並不致命。什麼都沒有發生，也沒有爆炸。雖然三名中國人被高空掉落在他們頭上的試管砸死了，但對於每年增長兩千萬人口的中國來說這算得上什麼？一個試管垂直插在花園的魚池裡，並沒有破裂。這家的主人把它撈上岸。但他不敢打開這管子，於是，在他的朋友陪同下，還有數量不斷增加的人群圍觀著，他將試管交給了所在地區的長官。長官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在群眾的注視下，他用他的黃銅煙管打碎了試管。結果什麼都沒有發生。比較靠近的一兩個人聲稱他們看到一些蚊子飛了出去。這就是全部的情況。人群大笑後四散而去。

不僅是北京，整個中國都在被這些玻璃管轟炸著。小飛艇從軍艦上出發，每艇僅有兩人，他們盤旋著經過所有城市、鄉鎮、村莊，一人指揮飛艇，另一人投擲玻璃管。

六個星期後，如果該讀者再次出現在北京，他會發現一千一百萬人

大都不知所終。他也許會看到其中的一少部分，大約幾十萬人，他們的屍體潰爛，分散在房屋和無人的街道上，或是堆積在被丟棄的壘得高高的運屍車上。而其他的人會分佈在帝國各條公路和小道上。所有人都在逃離瘟疫災區，遠離北京，成千上萬的人撇下未掩埋的屍體，火速撤離。但瘟疫不僅僅發生在北京，而是發生在帝國所有的城市、鄉鎮和村莊。瘟疫毀掉了這個國家。不是一種兩種瘟疫，而是十幾種的瘟疫。各種致命的傳染病都在大地上快速蔓延。直到此時，中國政府終於理解了之前的準備工作，來自世界的艦隊、錫制飛艇和玻璃試管雨的含義。政府告示是徒勞的。他們無法阻止一千一百萬人從瘟疫災區逃離，把疾病從北京一個城市傳遍全國。醫生和衛生官員死在自己的崗位上；而死神，這個萬能的征服者，凌駕於皇帝和李唐福的法令之上。他倆也躲不過去，李唐福死在第二個星期，皇帝隱藏在頤和園裡，死在第四個星期。

如果當時只流行一種瘟疫，中國有可能應付。但當時流行了十幾種瘟疫，沒有生物對此全部免疫。那個逃過天花的人倒在了猩紅熱面前。對黃熱病有免疫力的人被霍亂奪去了生命；如果仍有幸免疫，黑死病，也就是鼠疫，也能把他帶走。這些細菌、病菌、微生物和桿菌在西方的實驗室被培養，又通過玻璃試管送到中國如雨點般從天而降。

然後所有組織消失。政府崩潰了。當制定和簽署法令的人幾天後就會死去的時候，法令和公告毫無用處。數以百萬計的逃亡者在這片土地上狂奔，什麼都顧不上。他們把傳染病從城市帶到農村，無論他們逃到哪裡，就把災禍帶到哪裡。當時正值炎熱的夏季，這是雅克布斯·蘭寧道爾精心挑選的日期，因此瘟疫到處肆虐。人們已經無法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只能從為數不多的倖存者的故事中瞭解隻言片語。生物襲擊使整個帝國充斥著逃亡者。中國在邊境集結的龐大軍隊逐漸消失。農場充斥著被糟蹋的莊稼，無人下種，地裡生長的莊稼無人看管，也無人

收穫。這裡最大的問題是流民。他們集結成幾百萬的群體，衝向被西方龐大軍隊封鎖的帝國邊界，與其遭遇，並被驅趕回去。這場在邊界線上的屠殺是驚人的。防衛線再次後退二三十英里以躲避眾多死者的傳染。

但瘟疫還是爆發了，守衛突厥斯坦邊境的德國和奧地利士兵被擊倒。雖然已經為這種情況的發生做了準備，依然有六萬名歐洲士兵因此倒下，疫區隨即被國際醫生集團免疫隔離。正是在這場鬥爭中，有人發現了一種新的瘟疫病菌，通過某種方式，瘟疫病菌之間發生了雜交，從而產生了一個新的且可怕致命的菌種。這種病菌首先由溫伯格懷疑發現，並被其感染致死，後來被史蒂文斯、海恩法特、諾曼和蘭德斯分離並研究。

這是對中國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入侵。對於這十億人來說，他們毫無希望了。只能蜷縮在停屍的房子裡面腐爛和發臭，失去所有的組織力和凝聚力，他們的一切努力都化為烏有，只能等待死亡。他們無法逃脫，被從自己的陸地邊界驅趕回來，也被從海洋邊界驅趕回來。因為有七萬五千艘軍艦在沿海岸線巡邏。白天，軍艦排風口的煙霧使海面黯淡，夜間，閃爍著的探照燈掃過黑暗，找到每一艘逃跑的中國帆船。數量龐大的帆船船隊沒有一艘能逃得了的。沒有人能越得過巡洋艦的範圍。現代戰爭機械阻礙了中國人的雜亂無章的逃亡，而瘟疫繼續做它該做的事。

但舊的戰爭模式在這裡已經被徹底的笑話和嘲弄，除了巡邏執勤之外它似乎也只值一哂。中國曾經嘲笑戰爭，於是她得到了戰爭，但這是超現代的戰爭，20 世紀的戰爭，來自戰爭科學家和實驗室，是雅克布斯·蘭寧道爾的戰爭。重達百噸的槍支與實驗室製造的可供投擲的微生物製劑相比，就如玩具一般，後者才是真正的死亡使者，橫行在十億人口的大國上空的毀滅天使。

在 1976 年的夏季和秋季，中國是一個地獄。微生物武器到達了每

一個最偏遠的藏身地，無處躲避。未掩埋的屍體繁衍著細菌導致傳染能力翻倍，最後，每天數百萬人死於飢餓。此外，飢餓削弱了受害者的身體，並摧毀他們對瘟疫的天然免疫能力。整個國家陷入了食人、謀殺和瘋狂之中。至此，中國滅亡。

直到次年2月，在最寒冷的天氣中，各國開始了小心翼翼的第一次遠征。這支探險隊伍由科學家和專職部隊組成，他們從各個側面進入中國。儘管採取了最詳盡的抗感染預防措施，依然有許多士兵和數名醫生染病。但是遠征勇敢地繼續了下去。他們發現中國滿目瘡痍，到處都是蕭瑟的曠野，只有成群的野狗和絕望的倖存者們像土匪一樣地徘徊。所有發現的倖存者都被當即處死。然後開始了一項龐大的工程，徹底地把中國打掃乾淨。五年的時間內，億萬珠寶被找到並搜走，然後全世界人民都遷入了中國，不是分區居住，而是雜居而處——這是阿爾布雷希特男爵提出的想法，並根據美國的民主程序實施。1982年及其後若干年，大批興高采烈的各個國家民族共同落戶中國，成為一個巨大且成功的種族混合實驗。隨之而來的是在機械、智力和藝術方面的輝煌產出。

1987年，休戰大聯盟已經解散，法國和德國再次因為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古老爭議敵對起來。到了4月，戰爭的威脅和陰影再次降臨這個世界，於是4月17日一場大會在哥本哈根召開。世界各國的代表全部出席，並一致莊嚴宣誓，永遠不會把用於中國的實驗室戰爭方法用於他們彼此之間的戰爭。